



向蘇聯農民學習

中國訪蘇農民代表談蘇聯集體農莊

何 薦 凌 編

通俗讀物出版社

定價 2,900 元

向蘇聯農民學習

中國農民代表談蘇聯集體農莊

何燕凌編

通俗讀物出版社

一九五四年·北京

書號：0031
向蘇聯農民學習
——中國農民代表談蘇聯農業農莊

編者 何 燕 凌
出版者 通俗讀物出版社
(北京建國門外杜家樓十五號)
發行者 新 華 書 店
印刷者 外 文 印 刷 廣

1954年3月第一版 53千字 定價 2,900元
1954年3月第一次印刷 (1—30,000)

編者的話

一九五二年夏天，我國農民代表參觀團到蘇聯參觀了三個多月。他們除了在莫斯科聽蘇聯農業領導機關的同志們介紹了蘇聯農業的全面情況以外，還分五個組在蘇聯各地參觀了七十二個集體農莊，二十八個國營農場，二十二個機器拖拉機站，二十七個科學研究機關，十五個農業學校，還參觀了巨大的第聶泊水電站、頓巴斯煤礦場、日丹諾夫煉鋼廠、巴庫海底油田、哈爾科夫拖拉機製造廠等。他們參觀了蘇聯各種不同的農業地區，有山地和平原，有乾旱地區和多雨地區，有以產五穀為主或產工業原料為主或以畜牧業為主的地區，看到了社會主義能使任何地方的人民都過幸福的日子。他們受到了蘇聯共產黨和蘇聯政府的親切幫助，也受到了蘇聯人民，特別是集體農民的熱情招待，看到了許多新鮮的事情，學習了許多寶貴的經驗。

他們回國以後，在北京停留了一些日子。在那些日子裏，他們參加了中蘇友好協會總會、人民日報和其他一些單位召開的許多次座談會，接見了報社記者的許多次訪問。他們都

• 2 •
覺得這次在蘇聯學到的東西，對他們自己和全國農民都有很大幫助；他們非常希望把他們學習到的東西轉告給全國農民，鼓勵大家都走合作化、集體化的道路，努力支援國家工業建設。

這個小冊子裏的材料，就是當時記者把他們在座談會上和訪問時的談話整理起來寫成的。從本書第一篇裏，我們可以看到：蘇聯的集體農民並不是一下子就富裕起來的，他們進行了多年艱苦的奮鬥和英勇的勞動，才得到了今天的幸福；也可以看到：只要走合作化、集體化的道路，農民就能夠共同富裕起來。從第二篇裏可以看到：農業的集體化、機械化，和國家工業化是分不開的；農民只有積極支援國家工業建設，才能得到農業機器、化學肥料、農藥等等東西，才能發展大規模的農業，大量地增產糧食、棉花和別的農產品。從第三篇裏可以看到：有了共產黨的領導，有了工業的大發展，有了先進的科學技術，有了勞動人民的生產積極性和創造性，就能夠征服天災，把沙漠變成好地，把山地變成樂園，把農產品的產量不斷地提高。從第四、第五兩篇裏可以看到：蘇聯農民的生活是多麼幸福；這幸福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集體農民同心合力用自己的勞動創造出來的。從第六篇裏可以看到：社會主義是勞動越多越好的人收入也越多，並不是不分你我、吃大鍋飯。從第七篇裏可以看到：只有集體化了，有了託兒所、縫衣機等等，婦女能夠參加生產勞動了，而且實行了按勞取酬，才能和男子真正站在平等的地位上；也可以看到：婦女參加生產，這個力量是不可忽

觀的。從第八篇裏可以看到：蘇聯人民多麼熱愛中國人民，蘇聯農民多麼希望中國農民也走他們同樣的道路，早些過他們那樣的好日子。最後一篇是勞動模範李順達從蘇聯回來以後，一年來學習蘇聯經驗的情形；從這一篇裏可以看到我國農民代表這次向蘇聯農民學習到的東西，在實際生活裏已經起了很大的作用。這些都可以當做向農民宣傳社會主義、宣傳過渡時期的總路線的材料。

有一些名詞在這裏解釋一下：「公頃」，合我國十五市畝；「公斤」，合我國兩市斤；「公担」，就是一百公斤；「普特」，合我國三十二·七六市斤；「公升」，等於我國一市升；「盧布」，大約合幾千元人民幣，因為國際間各種錢幣怎樣折合常有變動，不能寫出確切的數目。蘇聯的「州」，大體上相當於我國的省；蘇聯的「區」，大體上相當於我國的縣。「康拜因」，就是聯合收割機，能連割帶打。「衛國戰爭」，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候蘇聯抵抗和消滅德國侵略者的戰爭。文章裏面的「今年」，除最後一篇是指一九五三年外，其餘都是指的一九五二年。

談話的人，在這裏大略介紹一下：李順達——山西省農業勞動模範，農林畜牧生產合作社社長；呂鴻賓——山東省勞動模範，農業生產合作社社長；金時龍——吉林省延邊朝鮮族自治州農業勞動模範，現在是「黎明」集體農莊主席；吳鳳岐——遼東省農業勞動模範，現

在是「曙光」集體農莊主席；楊顯亭——黑龍江省農業勞動模範，「曙光」農業生產合作社主任；郭玉蘭（女）——黑龍江省農業勞動模範；莫日格策——內蒙古自治區農業勞動模範，農業生產合作社主任；鄧國章——松江省農業勞動模範，農業生產合作社主任；趙中義（趙黑孩）、趙懷義、張學修、辛自修——都是河南省農業勞動模範，農業生產合作社主任；李能——雲南省農業勞動模範，農業生產合作社主任；郁善交——河北省農業勞動模範，農業生產合作社主任；饒興禮——湖北省農業勞動模範，農業生產合作社主任；趙甫亞——江蘇省農業勞動模範，農業生產合作社主任；汪漢國——廣東省農業勞動模範，農業生產合作社主任；王德彪——陝西省農業勞動模範，農業生產合作社主任；董力生（女）——山東省農業勞動模範，拖拉機手；謝瑞貞（女）——四川省農業勞動模範，鄉長；田蘊（女）——河北省東鹿縣副縣長；石汝麟、廉成——內蒙古自治區農村工作者；張德勝——太原市郊區農村工作者；周曉烈——湖南省農村工作者。

採訪、記錄和編寫這些材料的人是人民日報的彭子岡、趙培藍、陳大可和何燕凌；最後一篇的作者是人民日報的通訊員、山西省平順縣的農村工作者陳杰、關振中。這些材料大部分在人民日報上發表過；在整理成這個小冊子的時候，又經編者作了一些補充和修正。

目 次

- 一 李順達談「十月勝利」集體農莊.....一
- 二 沒有國家工業化就沒有農業機械化.....一五
- 三 集體的力量能够移山倒海.....二六
- 四 光榮的勞動帶來了幸福的生活.....三九
- 五 幸福生活和集體主義是分不開的.....四六
- 六 社會主義和平均主義是不一樣的.....五六
- 七 婦女在集體農莊中是個巨大的力量.....六二
- 八 蘇聯人民熱愛中國農民.....六九
- 九 向蘇聯農民學習，走社會主義的路.....七九

李順達談「十月勝利」集體農莊

一九二二年十月，年輕的蘇維埃共和國慶祝了巨大的勝利：紅軍把日本帝國主義佔領的最後一塊蘇維埃國土解放出來了。從那時候起，蘇聯就進入了社會主義建設的新階段。幾個蘇維埃共和國聯合起來，成立了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簡稱蘇聯）。列寧在重病中堅持工作，定出了吸收農民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計劃，給農民指出了經過合作制過渡到集體農莊的道路。烏克蘭基輔州的「十月勝利」集體農莊就是在那個時候誕生的——它的「乳名」是「蜜蜂和蜂窩」勞動組合（就是集體農莊）。它是全蘇聯辦得最早也是最好的集體農莊之一，是蘇聯農業合作化的先鋒和骨幹。從它三十年來走過的道路來看，也就可以大略知道蘇聯集體農莊是怎樣發展壯大起來的。

李順達到蘇聯參觀的第一個集體農莊，就是「十月勝利」集體農莊；參觀時間最長、印象最深的也是這個集體農莊。這個集體農莊的主席杜布柯維茨基，給李順達留下了一輩子也忘不了的印象。李順達說：「杜布柯維茨基的出身、經歷和我很是相似。在革命以前，他也

是從小就在地主的土地上受苦，挨地主管家的鞭子。十月革命勝利以後，他分到了土地，和反革命不斷地進行鬥爭，走上了列寧、斯大林指示的集體化道路，在一個窮困的地方建立起幸福的富裕的集體農莊，領導着全村人民過着越來越好的生活。他二十八歲開始組織互助組，到今年也有十年了。他今年（一九五二年）五十八歲，比我整整大二十歲。在他那裏參觀的時候，我就想：照着他的路線再趕它二十年，我們西溝村一定能趕上他們現在這個樣子。後來我又想：有了蘇聯的榜樣，有了蘇聯的幫助，我們會走得更快，而且要少走許多彎路，一定用不了二十年。」

「蜜蜂和蜂窩」勝利了

當杜布柯維茨基初辦農業勞動組合的時候，整個地球上還很少有集體勞動的農民組織；他們在個體農業經濟的汪洋大海裏行船，不免走了一些彎路。為了使自己的兄弟們走得順利一些，他把他們走過的路告訴了中國農民代表們。最初，工作怎樣安排，收入怎樣分配，家畜家禽怎樣處理，私人可以有多少土地，他們都是不清楚的。但是他們堅決相信列寧、斯大林的號召：在公有的土地上，集體勞動，用新的方法耕作，就能打更多的糧食，就能使農民

擺脫貧窮，變成富裕、文明的人。那時，破壞分子造謠說：「誰參加勞動組合，誰就是把靈魂賣給了魔鬼！」「勞動組合的地裏，除了野草，什麼也長不起來。」那時，一切都是剛剛開頭，不少人對勞動組合還抱着懷疑的態度，壞分子的謠言暫時還能起一定的作用。有些報了名的，後來又離開了。結果，參加的只有九戶。當時辦勞動組合，都要到縣裏登記；登記表上的名稱欄怎樣填呢？他們想：在動物裏，最勤勞、合羣的，就是蜜蜂；於是，就把自己的勞動組合叫做「蜜蜂和蜂窩」。勞動組合在十月革命五周年紀念日正式成立了，大家選了杜布柯維茨基做勞動組合的主席。

起初，工作是艱難的，生活是困苦的。他們只有三對馬、三張犁、六盤耙、兩輛馬車，要種五十一公頃土地。春天，該播種了，地還沒有耕過，種籽也不够。糧食很少，只能吃黑麵包、啃鹹菜。怎麼辦呢？依靠組織起來的力量，依靠大家的勞動勁頭大，依靠青年團員打先鋒（當時勞動組合裏面還沒有黨員，有一半青年人是青年團員）；政府幫助了他們，借給他們種籽和農具；駐紮在附近的紅軍把馬借給他們使用。莊稼的收成證明了組織起來真能成，「蜜蜂和蜂窩」勝利了，他們第一次的收成就比本村的富農的收成還要好得多。

個人主義思想和集體主義思想的最厲害的一次鬥爭，是在第一次分配勞動果實的時候。杜布柯維茨基建議留下一部分公積金，用來買播種機、馬車等等，其餘按實際參加勞動的人

數分配。可是，一個平時最懶最不積極的人，這時却「積極」地搗起亂來了。他鼓動了幾個
人，要求按全部人口平均分配，不參加勞動的人也要分一份。他們說：你反對平等，那還算
什麼集體呢？還算什麼新生活呢？他們並且反對留公積金。那天夜裏，他們一直爭論到鷄叫
兩遍。杜布柯維茨基堅持他的意見，多數人都支持他。結果，第二天，有三個人把他們的馬
牽走了——退出去了。

勞動組合碰到了危險——只剩了六戶，按照當時政府的規定，這就不能成為一個勞動組
合了。這時，區黨委援助了他們，動員了二十個男女青年團員參加了他們的勞動組合。為了使
莊稼少受損失，爲了遠大的發展前途，他們搬到離村子較遠的一片草原上，重新開起荒來。一
九二四年春天，蘇聯共產黨爲紀念列寧逝世，吸收了一大批優秀分子入黨，杜布柯維茨基就
在那時加入了共產黨。他成了一個更有力量的人，領導大家戰勝了重重困難。因爲移了地方，
土地都沒有經過秋耕；春天播種時，仍然沒有播種機，只能用手播種。可是，因爲發揮了集
體的力量，秋天還是豐收了。他們買了一些馬和農具，還蓋了幾所公用的房屋。

富農們眼紅了，又來進行破壞。一天夜裏，壞分子放火燒了勞動組合的房子，還反鎖了
杜布柯維茨基的房門。社員們驚醒了，把杜布柯維茨基救出來，把火撲滅了，糧食幸而沒有
受損失，可是放飼料的房子被燒光了，馬被燒死了幾匹。

他們沒有喪氣，還是一股勁幹。他們按照列寧的指示辦事：組織起來的農民要幫助一切貧農，要團結中農。他們買了脫粒機，除了自己用，還幫助個體農民打穀。組織起來比單幹強的事實轟動了很遠的地方。其他地區許多農民都到他們那裏去參觀，很多人要求加入；過去脫離了勞動組合的，現在也回來了。

一九二六年，他們開始使用拖拉機耕地，開始在區裏的農業員指導下訂了一年的耕作計劃，改進技術，實行科學化的耕作方法。一九二七年，他們的冬季作物每公頃收了一百八十八普特。他們一天比一天富裕起來了。他們開始種了許多蘋果樹、櫻桃樹、梨樹，有了用機器發動的磨坊，修了一個可以養魚、蓄水的大池塘。到一九二九年，他們的勞動組合已經有了三十五戶，有了二十六匹馬，還養了三十五頭奶牛，五百隻豬，養了一些蜜蜂，池塘裏養了幾百斤魚。

經過一段彎路，走上平坦大道

生產發展了，生活富裕了，他們要蓋房子了。那時，碰到了一個問題：蓋一些小房子每戶人家分開住呢，還是蓋一所大房子大家集體合住呢？——當時，大家對於集體生活有一股勁頭，經過討論，最後決定蓋一座兩層大樓。一九二九年，大家都住進這座新樓房去了。樓

• 6 •

房裏面設立了公共食堂、麵包房、洗衣房、託兒所；大家可以在食堂裏隨意選菜吃，每星期要殺一隻大豬。他們把勞動組合改變成了「公社」式的集體農莊，不但集體勞動，而且集體生活。他們想，這幸福的生活都是十月革命帶給的，他們又是在十月革命的第五個周年紀念日開始組織起來的，就在這時把自己的集體農莊起名叫「十月勝利」。

從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九年，蘇聯的工業有了很大的發展，好多拖拉機工廠已經建立起來；同時，已經積累了一些農業集體化的經驗。有了這樣的基礎，蘇聯就在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間在農村開展了吸收大批農民成立或加入集體農莊的運動，過渡到全面集體化。這兩年中間，幾乎每天不斷有人到「十月勝利」集體農莊參觀。他們這個活的榜樣對於全面集體化運動起了很大推動作用。去參觀過的人，都成了集體化運動的積極分子。幸福愉快的生活擺在他們面前，壞分子製造的謠言，像「集體農莊是一切歸公；大家每天只許吃一樣的飯」，「集體農莊的人不分男女，要夥蓋着四十公尺寬的大毯子睡覺」，「機器種地會把地壓實，汽油味會把地薰壞，莊稼長不成」等等，都被這個集體農莊的事實粉碎了。他們一年間就幫助全區辦成了十個集體農莊。

可是，過早地過集體生活是不行的。最初成立集體農莊時，參加的戶數還少，而且大都是長時期在一起受了集體勞動的鍛鍊的，情形還好。後來，杜布柯維茨基出去學習了，一兩

年裏農莊的人數增加了兩倍多，而且沒有好好進行教育，沒有堅強的領導，一兩年裏就換了三次主席。那時，農莊的土地由一百五十公頃增加到了五百多公頃，可是經營得很不好。當一九三二年春天杜布柯維茨基回到農莊的時候，看到農具到處亂放着，食堂裏一股烟味，桌子堆着許多吃剩的麵包，麵包皮扔了一地。因為勞動得好、勞動得壞都一樣享受，很多人就不願意用勁幹活，不想辦法把莊稼種好，打的糧食不够吃，牲口的草料缺得更多。杜布柯維茨基非常傷心，他下決心一定要把這個農莊重新整頓好。該怎樣辦呢？他去找黨的區委書記，得到了指導和幫助。他回到農莊，和積極分子商量以後，就召集莊員大會，動員大家放棄「公社」，仍然採用按勞分配的辦法。那時，已經嚐到「集體」生活的「甜頭」的人，很不願意改變過來。他們有的嫌自己照管家務麻煩，覺得有了「公社」，「到晌吃飯，到季穿衣」，自己不用操心；有的乾脆是想自己不多勞動也和別人一樣享受。這樣下去，集體農莊就會垮台；即使幸而不垮，也只能勉強維持，不可能有大的發展。經過一再動員說服，多數積極分子還是贊成按勞分配。最後，通過決議把公共食堂取消了，還訂了一些勞動紀律。

最初，「十月勝利」集體農莊和別的一些集體農莊都沒有明確的計算勞動日的制度。每個人做一天活就拿一個竹籤，或者在本子上劃一道。有的懶人在樹林裏睡了半天覺，也還是記一個整工。一九三五年第二次全蘇聯集體農莊突擊隊員代表大會定下了「農業勞動組合章

程」，才確定了定質定量計算勞動日的辦法。

「十月勝利」集體農莊以後就在平平坦坦的大路上向前進，產量不斷提高着。每一年，都有新的事實向大家證明集體農莊制度是農民的最好的生活方式。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三八年，糧食的平均產量達到了每公頃一千八百五十公斤。一九三九年，他們獲得了全蘇聯集體農莊的第二名獎狀。那時，他們已經有了足夠用的農業機器，有了研究種莊稼的科學技術的實驗室，有了自己的農業技術專家，從宿舍到牛舍都裝上了自來水，還裝設了風力發電機，有了電燈。他們還有了葡萄園和冬天種菜的玻璃暖房。男莊員都有了哩嘍衣服，女莊員都有了綢子裙衫。醫療站、學校、能够放映電影的俱樂部、合作商店也都先後建立起來了。他們又開始建築新的房舍了。這時，誰也不贊成蓋大樓房了；每家都希望有一所單個的房子，有幾個房間，有廚房，有走廊；一踏上石頭台階，就是自己的小花園；打開窗子，就能看見玫瑰、牡丹。

戰火摧毀了他們的農莊，他們把農莊建設得更美麗

一九四一年六月，新房子正在建築着，柏油路正在鋪設着，估計每公頃可以收到將近三千公斤的冬小麥，也正在變黃。可是，德國侵略者的大砲打來了。和平幸福的生活被摧毀了。